



鲁迅翻译《小约翰》

周惠斌

《小约翰》是荷兰著名作家望·蔼覃(1860—1932,今译为弗雷德里克·凡·伊登)创作于1887年的长篇童话诗,主要讲述了主人翁小约翰天赋异禀,能够与花草鸟兽交谈,他在奇妙的大自然中畅游,透过许多弱小生灵的眼眸,看到了人类世界的丑恶,于是执着寻求那本“解读人生所有疑问的大书”,最终怀着对人类的爱和思考认识,回到了现实生活。作品亦真亦幻,如诗如画,意象开阔,寓意深远,被鲁迅誉为“无韵的诗,成人的童话”。

1906年,留学日本的鲁迅在东京的旧书店购买了几十册德文杂志,其中包括选登了《小约翰》第五章的半月刊《文学的反响》(1899年8月第1卷第21期),作者运用象征与写实结合、以童话表达严肃主题的创作手法,让鲁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“使我非常神往”,喜爱不已。几天后,鲁迅跑到南江堂、丸善书店寻购该书,但都未果,于是委托书店向德国订购。大约3个月后,收到了从德国邮购的德文单行本。鲁迅一直计划着翻译这部著作,因为这是一本“自己爱看,又愿意别人也看的书”,但一是因为忙,“总被别的事情岔开”,二是“大原因仍在很有不懂的处所”,以致一拖再拖,20年过去了,仍没有完成书稿的翻译。

1926年,鲁迅将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,他重新找出德文版《小约翰》,决定抓紧将它翻译出来,不这样的话,“觉得仿佛对于作者和读者,负着一宗很大的债了”。然而,翻译《小约翰》颇不容易,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,此书“看去似乎已经懂,一到拔出笔来要译的时候,却又疑惑起来了”“动植物的名字也使我感到不少的困难”,甚至坦言自

己“外国语的实力不充足”。鲁迅便约请老同事、老朋友齐宗颐(寿山)与自己合作。两人从1926年7月6日开始,每天下午到中央公园(今中山公园)的来今雨轩对译《小约翰》,8月中旬基本完成。1927年5月底,经修正、誊清后,1928年1月由北京未名社列为《未名丛书》之一出版,鲁迅20多年来的翻译心愿,终于得以了却。

鲁迅从当年购买《小约翰》德文版,到寻找合作伙伴联袂翻译,最终出版发行该书中文版,前前后后的时间跨度逾20年,一波三折,几度起伏,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文学翻译的高度重视和由衷敬畏,尽管他自谦地表示“译力不足”,然而他蓄心储力,厚积薄发,亲身投入,充分体现出他认真严谨的写作、翻译和治学态度,而这正是一代文坛巨擘取得辉煌成就的奥秘所在。

麦田里的守望者

耿艳菊

父亲有两个身份,一个是乡村医生;另一个是农民,与泥土打交道,种小麦,种花生,种大豆,兢兢业业,不离不弃,尽一个农人最好的本分,就像他尽一个父亲的责任一样。

父亲年少的时候,长得羸弱,在同伴们不读书或只读几年书的情形下,祖母坚持让他读书。祖母的母爱里以为读书对于羸弱的父亲是最好的出路。父亲心志高远,也乐于读书。然而,家穷又加上出身不好,祖母砸锅卖铁,父亲也只能读到初中毕业。

接下来的路,明摆着呢,跟着祖父下地种田。父亲却心有不甘。他想到了一个本家的开着药铺的叔叔。实际上,往前回溯,我们这个家族是昔日的望族,世代为医,经营药铺。风云变幻,也只有这个本家叔叔继承了祖业。父亲一番苦想后,为自己找了另一条出路:跟着本家叔学医。

父亲多半的医学知识是在祖父的棍棒和唠叨下学会的。祖父的棍棒当然不会是督促父亲学习,而是阻止。那个年代,读书到底是次要的事,填饱肚子、成家立业才是人生大事。父亲已经不小了。祖父在那样生活拮据的情况下,还在张罗着给父亲垫宅子、建房子。“笃笃”的棍棒

敲击在桌子上,却没落在父亲的心上。很多年后,父亲提起旧事,不仅没有埋怨祖父,反而理解一个做父亲的心。

当父亲结婚成家后,祖父完成了他的责任,就撒手不管了。在母亲的支持下,父亲终于实现了他心中的一个愿望:去县里读了一年卫校,考了一个医师资格证。回来后,父亲开了一个简单的诊所,成了一个乡村医生。

父亲的医术很快在十里八乡传开了,很多人不辞辛苦,走很远的路找父亲看病。父亲也一下子觉得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了努力的方向。他没有停滞自己,没有停下看书,他希望自己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。

可是,他是父亲,孩子们一个一个的降生,让他开心,又让他压力重重。他到底成了一个像祖父一样的父亲,而父亲在孩子面前,永远学不会自私。

依旧朦朦胧胧地记得那个夜晚,月光朗朗,父亲和母亲坐在院子里,商量着父亲的前途。一个难得的进修机会,父亲矛盾重重。第二天早上,当我揉着眼睛站在院子里的时候,他们还在那儿默默地坐着。父亲突然站起来,走到我面前,摸摸我的头,对母亲说,把钱留着给丫头交学费吧,快开学了。

就是这样,在我们的成长和他的前途之间,他一次次选择了我们。到最后,他的理想和前途都落在了我们这几个孩子的成长上。一年又一年,他从风华正茂的青年走向了鬓发斑白的沧桑中年。他的理想和前途不再是在医学的路上更行更远,不再是他自己,而是我们这几个孩子。

在我读初二的那一年,我怯怯地问父亲,您愿让我读高中吗?那时候村子里的女孩子已经都不读书了,去南方打工了。父亲很坚定地答我,读,只要你们喜欢读书,爸会一直供你们读下去。也就是在那一年,父亲关了他心爱的但不能为家里带来丰厚回报的诊所。

他接过农具,接过出外打工的几位叔伯手里的田地,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人,头顶烈日,足踏泥土。不会种田,没有在田地里挥洒过汗水的父亲,也终于在生活的磨砺下,从一个好医生变成了田里的一把好手。

而我们在学校每次在填写家庭资料关于父亲职务一栏时,再也不用在医生和农民之间犹豫,简单迅速地写下:农民。然而当我们懂事成人,才慢慢懂得这两个淳朴的字的分量和意义。

每年的六月,是高考的季节,也是父亲守护着的麦田收获的季节。当我们一个个通过六月的考场,读了大学,走向了父亲曾经向往的高远的天空时,一向清瘦的父亲渐渐胖了。他望着麦田那些黄澄澄的饱满的麦穗,像望着我们的脸庞。他很欣慰地笑着对我们说,你们都是我的麦子。

在我们的人生麦田里,父亲是我们最忠诚的守护者。

大家风采



《水墨田园》

汤青/摄影



千竿竹影都无暑

赵柒斤

走进夏天,气温“呼呼”直窜,让人措手不及。然而,面对老天爷“出招”,现代人与古代人“接招”方法却大相径庭。科技落后、信息闭塞的古代,竹林、水边等往往成为人们消暑纳凉的首选。

有诗为证。南北朝时期,嵇康、阮籍等7名文艺青年在竹林中咏唱了大量诗文,成为青史留名的“竹林七贤”。南朝著名文学家、史学家吴均对暑天竹林落日流连忘返:“山际见来烟,竹中窥落日。鸟向檐上飞,云从窗里出。”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偏爱独自在竹林里音乐消暑: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。”唐代诗人李咸非常享受竹林消暑:“坐销三伏景,吟起数竿风。叶影重还密,梢声远或通。”晚唐诗人李洞暑天喜欢居住于有竹的水边:“溪边山一色,水拥竹千竿。鸟触翠微湿,人居酷暑寒。”宋代诗人韩流觉得酷暑呆在竹林中蕴含隐逸高深之美:“竹隐高深,夏凉日有清风度。芒衣屣履,鹤发空相顾。”宋代陈善说得最直接:“四围碧玉绕盘河,六月此为安乐窝。且喜身心客清静,但愁岁月为消磨。”不过,我感到最亲切的还是中唐诗人刘长卿的“始怜幽竹山窗下,不改清阴待我归”和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“宁可食无肉,居不可无竹”。

竹,四季常青,点燃着家园自然生态美。它日出有清明、月照留清影、风来有清声、雨来有清韵、露凝有清光、雪霁有清趣,享尽了植物的富裕和人类的待遇,与梅、菊、兰同为“傲骨四君”,自古为人们所喜爱、栽种和观赏。

蛰居于江南丘陵山区的老家,遍处是竹,既有粗壮的毛竹,也有被大文豪苏东坡称为“君子竹”的野生水竹、木竹等,人们喜欢植竹养竹于庭院、地头、塘边,并非仰慕其虚心正直的品质,也绝非是为品尝它那龙吟细细、凤尾声声的绰约风姿。“不可一日无此君”道出了江南人栽竹养竹的真正目的。老家的田事劳作、衣食住行确实离不开竹,锄锄的柄、瓜棚豆架,杂用也;冬可挖笋、春可掘芽,佳肴也;残箨枯枝、落叶归根,柴草也;竖可作杖、横可晾衣、粗可搭屋、细可编帘……挑担用竹扁担、装粮用竹稻箩、洗菜购物用竹篮、挡雨用竹斗笠、扫地用竹扫帚、待客用竹椅、吃饭用竹筷、消暑用竹扇、睡觉用竹床,甚至书桌上的纸、笔杆、笔筒等都是“竹的奉献”。竹的用途几乎渗透到乡亲们生活的每个细节,我也从小便与各种竹结下不解之缘:春天竹林辨竹笋、秋天竹间玩游戏、冬天竹窠敲老桩,尤其喜欢夏天竹园沐凉风,屋后毛竹园几乎成为我小时候夏天“避暑山庄”。与树荫有别的是,搬张竹床去纳凉,躺在竹林中,但见无数形若“个”字的青叶片,便于头顶聚拥成“伞”状的绿色屏障,微风轻拂,竹叶、竹竿间便清风徐徐,真是“竹荫满地清于水,兰气当风静若人”。

其实,历代文人墨客都喜欢以竹为伴、凭竹抒情、借竹明志。洞庭湖边的“湘妃竹”,赞的是尧之二女、舜之二妃的贤惠;唐朝的竹可报“平安”。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续集卷十谓:“李卫公(唐武宗时任宰相的李德裕)言,北都惟童子寺有

竹一窠,才长数尺,其寺纲维,每日报竹平安。”荆州的“相公竹”,颂的是北宋名臣寇准“情为民所系”的德政。宋王辟之《澠水燕谈录》卷八谓:“莱公贬死雷州,丧还,过荆南公安县,民怀公德,以竹插地,挂物为祭,焚之。后生笋成林,以为神,因为公立祠,目其竹为‘相公竹’。”为此,曾任户部尚书的李承之写诗一首:“已枯断竹均私被,既没贤公帝念深。仆木偃禾如不起,至今谁识大忠心。”现代作家袁鹰先生的“井冈翠竹”,赞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动群众,不怕牺牲,冲破黑暗和封锁,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不朽功绩……

如今明白,无论达官显贵、文人墨客,抑或凡夫俗子都喜欢竹的原因,乃被竹的气质所陶醉。它的气质,在无欲、不屈和坚守。不管什么竹,也无论生在旷野、立于山崖,抑或长在河畔、落于谷底,植于庭院、种在花旁,有人赏也好,无人知也罢,竹彰显的都是无欲悠然的神情。它始终抬头迎日出,低头听雨响;舒展观彩云,舞动贴风神。尤其炎热的夏天,竹林纳凉,令人心旷神怡,让人心静生凉。怪不得明代学者胡俨感叹:“千竿竹影都无暑”。

来学社

